

# 三十年“向海要地” 珠海“现代愚公”在滩涂筑起长堤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彭纪宁



张超近照

近日，一位在珠海滩涂围垦三十余年的建设者，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实干，被网友亲切誉为“现代愚公”，其故事在网络上持续出圈，引发网友关注。

为真切感受这份向海而行的坚守，还原荒滩变良田的奋斗历程，羊城晚报记者专程前往其坚守半生的珠海市金湾区鸡啼门出海口、烂柴角一带，实地探访这位围垦实干者——张超，深度了解他三十载扎根滩涂、默默耕耘的故事。

## 向海而行

位于珠江口西岸、珠海市金湾区鸡啼门出海口附近的烂柴角、南水镇、平沙镇沿海一带，曾是一片潮汐往复、淤泥没踝的荒芜滩涂。这里咸淡水交汇、潮信无常，涨潮时海水漫灌如野马脱缰，退潮后滩涂泥泞寸步难行，长久以来都被视为难以驯服的“烂泥荒洲”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珠海正迎来城市开发建设的热潮，斗门人、曾在澳门经商的张超，响应当时的招商引资政策，开始在这片滩涂围垦筑堤。

彼时的滩涂，荒凉到近乎原始——没有完整的道路，没有挡潮的堤坝，更没有可用的淡水资源，基础开发条件极差。身边不少人都觉得这片荒滩毫无改造价值，纷纷劝说他趁早放弃。但张超没有离开，而是和工人们一起留在了工地。

那是一个缺乏大型机械的年代，围垦筑堤几乎全凭人力与简易器械“死磕”。上百斤重的石块，先要靠拖拉机颠簸运至海边，再换小船在风浪中转运到施工点位，最后全靠人力肩扛手抬、牵拉绳索，将一块块石块精准垒砌、层层夯实。

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体力劳作，让张超的双手早早布满了老茧，粗糙的掌心 and 指节上，全是常年因搬运石材、拉扯绳索留下的深浅印记。在施工现场，磕磕碰碰、受伤流血是家常便饭，可张超从未有过一句怨言，总是简单擦拭包扎伤口，转身便顶着呼啸海风、踩着湿滑淤泥，继续带领工人们赶工期、抓质量。哪怕好不容易筑起的堤围被潮水冲垮、垒好的石块被风浪打散，他也不气馁，带着工人们一次次重新修整。一心想把这片荒滩变成能稳定养殖的围垦区。

## 守堤的人

驱车来到张超打造的围垦区域，一条绵延4.5公里的堤围沿海岸线静静延伸，这是他和工人们用了几十年时间一点点修起来的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堤面平整宽敞，可满足车辆双向通行，堤身由规整石块垒砌而成，墙体厚实紧密。整条堤围的水下地基稳稳扎根于深海淤泥之中，水面以上堤身高出数米，整体结构稳固。据了解，经专业人员实地检测评定，堤围工程质量优良，能够有效抵御强台风、特大潮汛的冲击侵蚀。其历经数十年海水冲刷、多次超强台风考验，岿然不动。其间即便部分堤段曾遭遇风浪损坏，张超也总会第一时间组织工人抢修加固，不断提升堤围防护能力。

三十载围垦守堤，容纳了张超半生以

来最难跨过的坎、最放不下的忧。常年驻守滩涂，每一年的台风、大潮，都是一场关乎堤围存亡的严峻考验。狂风巨浪席卷海岸时，亲手垒砌的石堤常崩塌损毁，养殖的鱼虾随潮水尽数泄走，经年劳作的心血与收成一夜之间付诸东流。

有损毁、有修缮，日复一日的加固重建，成为他数十年不变的常态。多年来，他在滩涂养殖、围垦经营中赚到的收益，大部分又重新投入到海堤的抢修、加固与养护之中。

这份执着，始终不被家人理解。早年，张超曾远赴缅甸深耕玉石生意，积累了丰厚的人脉与成熟的经商渠道，生意一度做得不错。家人时常惋惜埋怨，倘若当初坚守玉石行业，如今早已衣食无忧、安稳富足，安享晚年，不必岁岁直面风浪凶险、年年使用积蓄填海修堤。

但是，纵使收成常遭风浪吞噬、家人多有不解，张超还是留在了海边。

后来，鹤港高速鸡啼门特大桥启动建设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交通工程，项目建设需要征用张超苦心经营多年的150多亩养殖水面，地跨平沙、南水两镇，涉及征收平沙镇大约108亩、南水镇47亩。张超严格按照国家划定范围和相关规定执行，配合项目施工推进。

如今，堤内是连片规整、布局有序的生态养殖场，鱼虾茁壮生长，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；堤外海面开阔辽阔，海浪轻拍堤岸，海风徐徐拂面。不远处，鹤港高速鸡啼门特大桥横跨碧海之上，车流穿梭不息，现代化的大桥与这条历经岁月洗礼的围堤交相辉映，构成了珠海西海岸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在堤围关键节点，数座高标准水闸错落分布，结构坚固、启闭灵活顺畅，既能牢牢阻挡外海潮水与风浪侵袭，又能根据养殖需求灵活调节围内水位，为养殖生产提供了可靠保障。

## 海边三十年

除了这条4.5公里的主堤，张超还在周边其他海域陆续修筑了数公里长的配套堤围。三十载寒来暑往，他扎根这片荒滩，累计筑堤总长超十公里。

弹指一挥间，昔日泥泞荒芜、人迹罕至的烂泥滩，和三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。

如今这里是产业规范、鱼虾丰饶的规模化养殖区，带动了本地水产养殖产业发展。不少周边居民也会来这里散步、看海。当人们漫步其中，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热土，曾是无人问津的荒滩野涂。

三十年来，张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边。台风来了修堤，潮水退了养殖，赚到的钱又继续投入进围垦和养护。家人至今仍觉得，这是一件“费力不讨好”的事，但张超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现在，他仍会每天到堤上走走。对他来说，这道堤，早已不只是一门生意，更像是他半生时间留在海边的一道永不磨灭的痕迹。



当年修建堤围依靠的是肩扛手抬(资料图片)

# 当一个青年导演回老家卖瓜子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赖浩 张哈 图/受访者提供



《海底沙漠》公益巡演现场，徐敏与观众交流

2018年6月22日，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礼。23岁的徐敏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的奖杯，站在闪光灯聚焦的中心。台下坐着的是中国电影界的前辈与资方，而这个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毕业两年的年轻人，只用一部10.5万元成本的短片《载羊》，就敲开了行业那扇耀眼之门。

8年后的2026年，甘肃武威的一家瓜子加工厂里，徐敏每天六点半准时起床，他的日常不再是剧本、片场与电影节报名邮件，而是写短视频脚本、盯流水线生产，扛着几十斤的瓜子编织袋装货卸货。

“我还是想拍电影”，他说，“只是当年那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冲动，淡下去了”。

## 毕业两年，拿下金爵奖

徐敏的电影启蒙，来自高中时看的一部片子——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。“原来电影不只是娱乐，还能讨论如此深刻的主题，我好像之前那些电影都白看了。”他说。

从那以后，他开始系统地看电影，从各大国际电影节获奖作品入手，一部部拆解叙事与镜头。

“学法律教会我一件事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把抽象问题具体化。电影也是一样，既然要去评奖，就一定有可以

被拆解的标准。”

2016年，徐敏本科毕业，和四川美术学院的搭档谭迪文一起凑出10.5万元，在腾格里沙漠拍了短片《载羊》——一个关于羊信为救子借高利贷，被埋沙漠最终获得救赎的故事。这部短片成了2017-2018年国内短片赛道的黑马，一年多时间拿下了11个奖项，其中就包括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。“那一年，我可以说是风头无两。”徐敏回忆。

获奖后，不少投资人向他递来合作邀约，但都被他一拒绝。“他们签了很多新导演，真正能被培养出来的很少。我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新人，也没有什么优势。”

那几年，中国电影市场仍处在高速增长尾声。新人导演不断涌现，但从短片跨越到长片，从作者表达走到市场生存的，始终是少数。对没有圈层资源的新人而言，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：要么签入体系，让渡部分创作自主权，换取一些机会；要么自己拉投资、拍电影。

徐敏选了第二条路。“当时确实有点‘飘’，觉得靠自己，也能拍出好电影。”几乎没有停歇，他一头扎进了长片《海底沙漠》的创作里。

他以为自己推开的是一条通往电影殿堂的大门，却没料到，却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崎岖道路。

## 掌声之后是漫长的落选

2020年，《海底沙漠》项目正式启动。预算是150万元、拍摄周期40天，最终却膨胀到360万元、111天。

拍摄过程中资金一度紧张，徐敏只能不断追加投资，从用自己的积蓄，到软磨硬泡找家里要支持，再到找朋友凑钱。

美术指导熊越记得，腾格里沙漠的拍摄环境复杂且不可控，常常要“看天吃饭”，风沙、光线、天气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拍摄进度，且拍摄地距离人们驻扎的县城有几十公里车程，剧组每天都要往返数小时。但无论当天多不顺、收工多晚，徐敏一定会组织主创开会。

“十几个人的主创团队，他一项一项梳理第二天的工作，从不抱怨，第一反应永远是解决问题。”熊越说，导演徐敏在片场身兼数职，既要盯镜头调演员，还要做统筹管制片，扛下了剧组最繁琐的工作。“他身上有股向上生长的力量，不是情绪上的强撑，而是真正把事情一件件扛起来。”

成片完成后，徐敏对作品极有信心。他把影片投向国内外二十多个电影节，换来的却是一封封拒信。

“我去看每一个入围片单，反复追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他们能入围，而我不行？”

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。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体育比赛里，跑得最快的就是第一，标准一目了然。但电影不一样，评委觉得你好，你才好。我没有能力左右别人的意志，而且反复追问为什么，本身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。”

为了入围，他曾一遍遍修改片子，哪怕有些建议在他看来毫无道理；为了过审，他对剧本做了一次次调整，片名也从最初的《高等动物》，改为《海底沙漠》。而这样的困惑，并不只属于徐敏一个人。

近几年，电影市场明显收缩，资本趋于谨慎，对新人导演而言，要在夹缝里找到一条生路，比从前困难。另一边，短剧、短视频等轻量化内容迅速崛起，用更低的成本、更快的回报，抢走了

一部分观众的注意力，挤压了文艺片的存在空间。

2024年，团队解散，几乎只剩徐敏一个人。“这部片子就像一栋烂尾楼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守着它。”长期的压抑最终压垮了他，徐敏在成都独自度过了幽暗的三个月。之后，他再没走进过电影院。

## 在瓜子厂“回到生活”

徐敏开始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——不再评判，也不再证明。等状态慢慢好转，他重新走出家门，开始跑步。生活一点点回到轨道。

2024年底，徐敏回到甘肃武威，接手了父亲1988年创办的瓜子厂。外界给他贴了标签——“导演梦碎，厂二代回家继承家业”——徐敏从不争辩。如今瓜子厂早已走到了转型的关口。父亲做了一辈子批发，生意局限在省内，瓜子产能过剩，年轻人消费习惯改变，传统炒货厂的路越走越窄，生意越来越难。

他尝试推进改革，创立自己的瓜子品牌，并设计产品包装、搭建线上销售渠道。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，初期的尝试没能达到预期。但这一次，他没有陷入自我怀疑。

他沉下心来做最基础的工作：早上六点半起床，去厂里分拣瓜子，跟着货车送货，一点点摸清传统批发的门道；闲下来就写脚本、拍短视频，用做导演的镜头思维，记录工厂的日常，让影像重新回到生活中。

“流水线的工作不用动脑，反而内心很平静。”从小在瓜子堆里长大的他，对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工作从不陌生。“其实当导演和卖瓜子，本质上都是一份工作，没有谁比谁更高尚。只是拍电影，曾经是我的梦想。”

在武威的这一年，徐敏开始重新理解“梦想”这件事。过去的他，总把电影看成一场必须赢下来的证明，仿佛只有拍出一部被行业认可的作品，人生才算成立。可当他真正回到生活里，跟着货车送货、在流水线上分拣瓜子、和父亲讨论一袋炒货的成本与销路时，他反而慢慢意识到，人并不一定要活成某种“成功者”的样子。



徐敏在瓜子厂

“以前总觉得，电影高于生活。后来发现，真正能打动人的东西，其实都藏在生活里面。”他说。

在瓜子厂里，他重新看见了那些过去很少留意的人。工人闲下来时聊家里的婚事和欠账，货车司机凌晨还在高速上跑长途，父亲几十年重复着同一种生活。

“有人一天赚不到一百块，也有人生意做到身家过亿，但真要说起来，好像也没有谁比谁活得更轻松。”他说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常里，他重新确认了自己为什么还想拍电影——不再是为了获奖、进入圈子，或者证明自己，而是想把那些真实生活里的疲惫、困惑与温情，重新拍出来。

2025年，徐敏做了一个决定：他自掏腰包启动了《海底沙漠》全国公益巡演，12个城市，21场免费放映。他走到街头随机邀请路人观影，给每一位到场观众发调查问卷，最终4096名现场观众，给这部片子打出了6.7分。

“我很满意。”他在郑州场的放映，一位白发老太太跟她的儿子一同坐了两个小时的车赶来，观影结束之后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不虚此行，很久没有在电影院看到这样的作品了。”那一刻，徐敏突然想通了拍电影的初心：“这4096个观众，就是我的全部。”

现在的徐敏，依然想拍电影。他心里还有个遗憾，《海底沙漠》最终的成片，不是他想讲的故事。未来，他一定要再拍一部长片。

只是，比起当年那个急着证明自己的年轻导演，如今的他，更想拍普通人的生活：那些疲惫、沉默、挣扎与彼此支撑的时刻。因为他终于明白，真正能留住人的，从来不是奖项，而是生活本身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间

2026年5月16日
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陈日升

校对 朱艾婷

有本版新闻线索  
请扫码加群爆料

